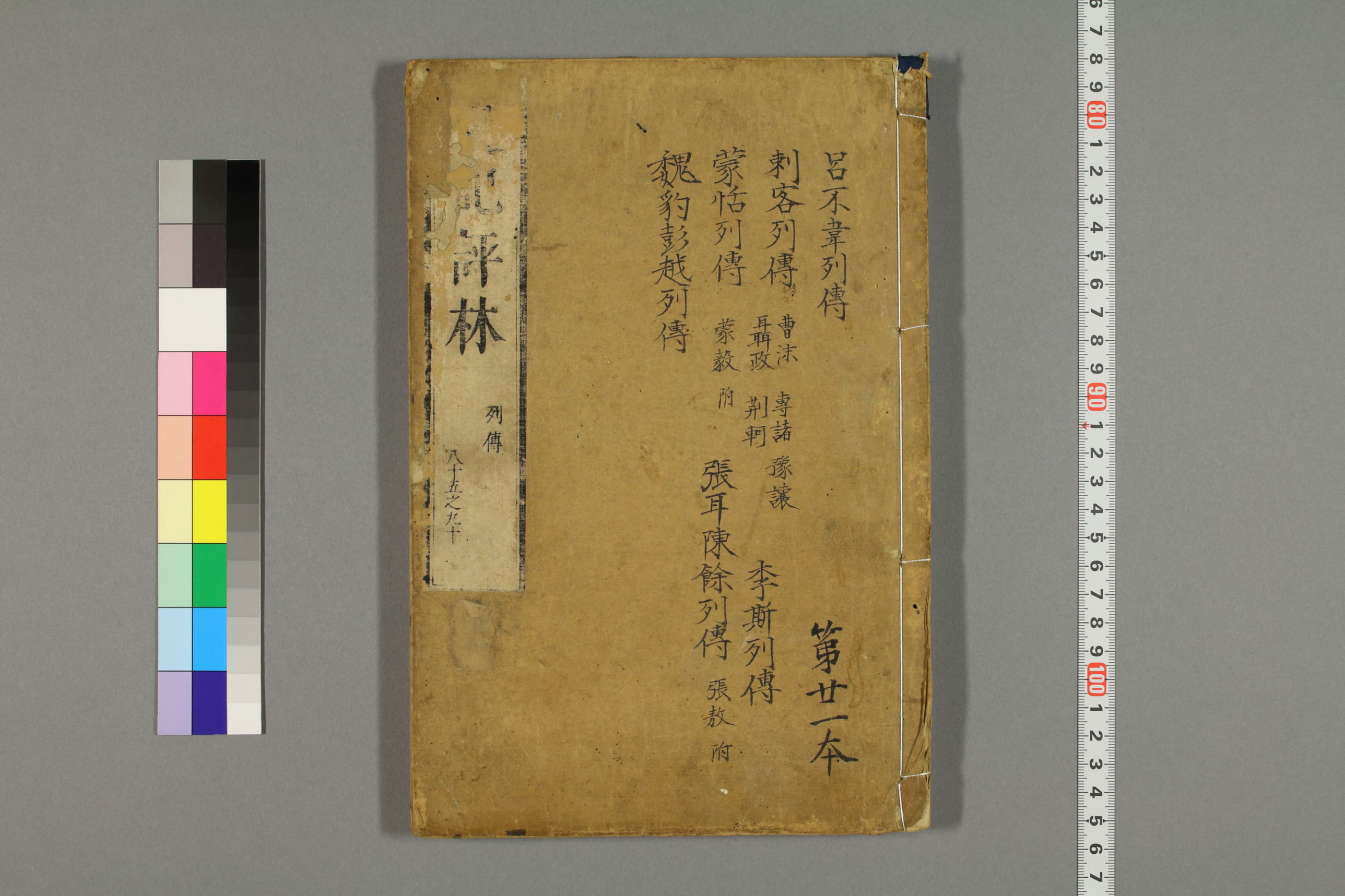

通評林

列傳

八十五之九十

呂不韋列傳

刺客列傳　曹沫　專諸　豫讓　聶政　荆軻

蒙恬列傳　蒙毅　附

魏豹彭越列傳

李斯列傳

張耳陳餘列傳　張敖　附

第廿一本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五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索隱曰翟音狄俗又音宅地理志縣名屬潁川戰國策以不韋爲濮陽人又記其事迹亦多與此傳不同班固雖云太史公採戰國策然爲此傳當別有所聞見故不全依彼說或者劉向定戰國策時以已異聞改易彼書遂令不與史記合之也賈音古鄭玄注周禮云行曰商處曰賈○正義曰陽翟今河南府也往來販賤賣賢。徐廣曰一本云陽翟大賈也往來賤買賢賣也○索隱曰王劭賣作鬻音育案育賣義同今如字讀家累千金。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爲太子。索隱曰名柱後立是爲孝文王也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以爲正夫

茅坤曰不韋雖豪譎而太史公文詞甚美蓋本戰國策

按此佐來販賤賣賢爲下文奇貨可居根本

人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索隱曰即莊襄王也戰國策曰本名異人後從趙還不韋使以楚服見王后悅之曰吾楚人也而子字之乃變其名曰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母愛子楚爲秦質子於趙索隱曰質舊音致今讀依此穀梁傳曰質子不及二伯左傳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孫索隱曰韓信傳亦云韓信襄王之孽孫張晏曰孺子云孽子何休注公羊孽子賤子也非嫡正之子曰孽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索隱曰下文又云以五百金爲進用宜依小顏讀爲責音才刃反進者財也古字假借之也本講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以子楚方財貨也○正義曰戰國策云僕陽人呂不韋賈邯鄲見秦質子異人謂其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王立定國之贏幾倍曰無數不韋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飽食今定國立君澤可遺後世願往事之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卑城故往說之乃說秦王后弟楊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門下無不居高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而駿馬盈外廐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矣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今有計可以使君富千萬寧於太山必無危亾之患矣楊泉曰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傒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崩子傒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楚異人賢材也棄在於趙無母引領西望欲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異人無國有國王后無子有子楊泉曰諾入說王后爲請於趙而歸之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索隱曰既解不韋所言之意遂與密

賈哀黃曰呂不韋以大賈客趙一見異人曰爲奇貨遂以千金爲異人結交要譽計必爲立後於秦三之立子尚賢而不貴親立愛而不拘長度華陽夫人必能浮之於王也度夫人必可以愛結也西遊致款而以貧孝自託不韋之異人計不失筭何其笑之明也然父子至愛嫡庶至厥異人奪嫡自立非必尽出於不韋蓋亦有天幸焉要未貪以爲奇也頗其賈賤之見貪得無已時賈姬種禍而陰令移之嫪毐及其智力幸與同斃豈非貪黷無厭哉

茅坤曰叙不韋之謀立子楚如手指談

高儀曰不韋說子楚及使說華陽夫人句句刺骨語以故得行其策然則不韋乃說客之雄非直大賈也

增羅大經曰巨賈呂不韋見秦子異人質於趙曰此奇貨可居遂不女千金與之經營於秦異人卒有秦国而不韋為相此其事固不足道而其以予為取則亦商賈之權也漢高帝悅四萬斤金與陳平不問其出入裂數千里地封韓彭無愛惜心遂能滅項有天下劉晏造船合費五百緡者給士緡使吏胥工匠皆有贏餘是皆以予為取之術也東坡曰天下之事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

謀深語也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為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正義曰適音嫡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即大王薨安國君立為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正義曰言子楚無望得預長為太子及諸子旦暮在前者爭為太子矣索隱曰幾音冀幾望也左傳曰日月以幾戰國策曰子傒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高誘注云子傒秦太子異人之異母兄弟也子楚曰然為之奈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為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為適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為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索隱曰戰國策作說秦王后弟陽泉君也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為適而子之索隱曰以此為一句子謂養之分立以為適作上句而子之夫在則尊重作下句意亦通夫在則重尊

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爲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即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語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爲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爲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爲然承太子閒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索隱曰閒音閑從音七恭反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爲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傅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索隱曰言其姿容絕美而又善舞也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爲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爲子楚欲以釣奇魚喻也奇即上云建本誤索隱曰釣者以取此奇貨可居也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徐廣曰期十二月也○索隱曰譙周云人十月生此過二月故云太朞蓋當然也既云自匿有娠則生政固當踰常期也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爲夫人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齮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脫亾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

董份曰念者非真念也不甚知有身而佯怒以念耳

余有丁曰政生踰期天奪嬴祚也

王維楨曰不韋賣秦與春申君賣楚絕類

陳文燭曰子楚以不韋謀得歸子楚夫人以豪家女得匿皆天所以成

秦亦所以禍秦且趙初欲殺子楚夫人及子政而卒奉以歸秦其事尤巧

故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國君立爲王華陽夫人爲王后子楚爲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謚爲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爲莊襄王莊襄王所養母華陽后爲華陽太后索隱曰劉氏本作所生母生衍字今檢諸本並無生字也眞母夏姬尊以爲夏太后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爲丞相封爲文信侯索隱曰下文尊爲相國案百官表云皆秦官金印紫綬掌承天子助理萬機秦署左右高帝署一後又更名相國哀帝時更名大司徒食河南洛陽十萬戶索隱曰戰國策云食藍田十二縣而秦本紀莊襄王元年初置三川郡地理志高祖更名河南此秦代而曰河南者史記後作據漢郡而言之耳莊襄王即位三年薨

光緒曰秦虎視山東蠶食六國不知六國未滅而秦已先爲呂不韋滅矣王弇州秦女曲所謂邯鄲倡姬秦國母秦王相國邯鄲賈邯鄲人賈秦仲父仲父舍人秦假父讀此可爲秦發一笑

陵如霖曰將敘呂氏春秋先提是特一問何等頂委

太子政立爲王徐廣曰時年十三尊呂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正義曰仲中也次父也蓋管仲爲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姦齊相公以管時竊私通呂不韋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正義曰年表云秦昭王五十六年平原君卒陵君死始皇四年信陵君死始皇九年李園殺春申君孟嘗君當秦昭王二十四年已後而卒最早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索隱曰王劭云孟嘗春申死已久據表及傳孟嘗春申死稍在前信陵將五國兵攻秦河外正當莊襄王時不韋已爲相又春申與不韋並時各相向十餘年不得言死之久矣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

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索隱曰八覽者有始孝行愼大先識審分審應離俗時君也六論者開春愼行貴直不苟以順士容也十二紀者記十二月也其書以爲備有孟春等紀二十餘萬言三十餘卷也

按班固藝文志孫卿子三十三篇列之儒家呂氏春秋一十六篇列之雜家雜家者蓋儒墨合名法非純于儒也

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已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爲舍人時縱倡樂使毐以其陰關桐輪而行正義曰以桐木爲小車輪令太后聞之以啗太后太后聞果欲

楊慎曰縣金市門無能增減一字者蓋長秦嬀然耳揚雄乃云恨不生其時王莽載其金而歸子雲老不曉事如此

增王世貞曰呂氏春秋其文錯出不雅馴往往有類齊諧神官者其食客所爲耳縣千金於市購增損而莫之敢也畏其貴故不信其令焉敢增損哉儒家者流取其篇首所紀月令則之經迨今焉甚矣不韋之所以財後其身陰謀秦爵而不悟也既而以財後其言陰亂聖經而又不悟賢者則豈獨不韋罪哉

按徙徙官居雍即下文所遷者

私得之呂不韋乃進嫪毐詐令人以腐罪告之正義曰腐音輔謂宮刑腐靡也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爲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正義曰雍故城在岐雍縣南七里有秦都大鄭宮嫪毐常從賞賜甚厚事皆決於嫪毐嫪毐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宦爲嫪毐舍人千餘人始皇七年莊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華陽太后與孝文王會葬壽陵正義曰秦孝文王陵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二十五里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索隱曰芷音止地理志云京兆霸陵

按此事類樗里子

陳文燭曰以子為後一言深中始皇之忌則范雎說昭王所謂恐萬世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故一則廢太后逐二弟涇陽高陵君一則囊樸二弟遷太后於雍俱極一時之慘

縣故芷陽案在長安東也○正義曰秦襄莊陵在雍州新豐縣西南三十五里始皇在北故俗亦謂之見子陵故夏太后獨別葬杜東索隱曰杜原之東也正義曰夏太后陵在萬年縣東南二十五里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索隱曰宣帝元康元年起杜陵漢舊儀武昭宣二陵皆三萬戶計去此一百六十餘年也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為後說苑曰毐與侍中左右賽臣博飲酒醉爭言而鬬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假父也寧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鬬者丞行白始皇○索隱曰劉氏高陵君一則囊樸二弟遷太后於雍俱極一時之慘寧音其矩反今俗本多作屢字蓋相承錯耳不近詞義說苑作寧子言輕諸侍中以為窮寧家之子也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九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

光繇曰不韋陰謀詭行威秦宗祀自以為得計至飲酖而計始穷太史公曰呂不韋由此絀矣蓋亦痴其生平險詐至是始敗露也俞州山人云不韋泣酖杯

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索隱曰說苑云遷太后咸陽宮秦縣有咸陽宮秦昭王所起也諸嫪毐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索隱曰家謂家生資物並沒於官人口則遷之蜀也王欲誅相國為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為游說者衆王不忍致法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及齊人茅焦說秦王詳始皇紀秦王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徐廣曰入南宮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為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

業為釣奇誤蒙中千萬金易君十立萬戶直令呂不韋魏消

而死徐廣曰十二年駰案皇覽曰不韋冢在河南洛陽北邙道西大冢是也民傳言呂毋冢不韋妻先葬故其冢名呂毋也秦王所加怒呂不韋嫪毐皆已死乃皆復歸嫪毐舍人遷蜀者始皇十九年太后夢謚為帝太后索隱曰王劭云秦不用謚法此蓋號耳其義亦當然也始皇稱皇帝之後故其母號為帝太后豈謂誄列生時之行乎與莊襄王會葬芷陽徐廣曰一作芷陽

鮑彪曰不韋賈人也彼安能知義欲圖亂而奪嫡立庶秦国之不亂敗者幸也以此得亂而飲酖于蜀於是知有天道矣

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毐賢封號文信侯索隱曰文信侯不韋封也嫪毐封長信侯上文已言不韋封此贊中言嫪毐得寵賢由不韋耳合作長信侯人之告嫪毐毐聞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毐恐禍起乃與黨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蘄年宮正義曰蘄年宮在岐州城西故城內發吏攻毐毐敗亡盡追斬之好時遂滅其宗索隱曰地理志扶風有好時縣而呂不韋由此絀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論語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馬融曰此言佞人也索隱述贊曰不韋釣奇委質于楚華陽立嗣邯鄲鄙獻女及封河南乃號仲父徙蜀懲謗懸金作語籌策既成富貴斯取

蘇子古史曰戰國惟秦楚燕為故國取之非逆而守之則暴矣若三晉及齊皆以篡奪得之所以取守者皆非義也天方厭喪亂欲假手於秦而秦亦淫虐無以受之於是不韋乘釁納妾於子楚以亂其後六國未亡而嬴氏已先亡矣及至二世屠戮諸公子殆盡而後授首於劉項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不觀其微孰知其故哉

黃震曰呂不韋太賈也以君之子為奇貨而首之禍寇既多禍敗允當太史公以為此孔子之所謂聞者誤矣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六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曹沫者魯人也索隱曰沫音亡葛反左氏穀梁並作曹劌然則沫宜音劌沫劌聲相近而字異耳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爲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索隱曰左傳齊人滅遂杜預云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也○正義曰故城在兖州龍丘縣西北七十六里也猶復以爲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索隱曰杜預云濟北東阿齊之柯邑猶祝柯今為祝阿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索隱曰七音此劉氏云短劍也鹽鐵論以爲長尺八寸其頭類七故云七首也此事約公羊爲說然彼無其名直云曹子而已且左傳魯莊十年戰長勺

[評]黃洪憲曰司馬遷傳刺客凡五人子謂皆賊也然有等焉曹沫為最上豫讓次之荊軻又次之專諸為不聶政為最下夫丈夫之身所係亦大矣聶政德聶仲子百金之惠即以身許之且俠累與仲子非有殺君父之仇特以爭宦不平小忿耳在仲子且不必報政為其所知即當諫阻不听則歸其金已耳何至挺身刃累而自裂其面碎其体以為勇乎以為義乎此與羊豕之貨屠為肉何異愚亦甚矣專諸雖成伍員之事以弑君報知己

罪不容族也荊軻事雖不成然有烈士風曹沫以敗軍失地為此奉身名兩全亦小人行險侥倖耳揔不如鉏麑則七斤不錄也

茅坤曰既許侵地遂北面就羣臣之位此其不可及處

閔如霖曰非投七首數句則沫百一麄男人耳

用曹劌謀敗齊而無劫桓公之事十三年盟于柯公羊始論曹子穀梁此年惟云曹劌之盟信齊侯也又不記其行事之時也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索隱曰公羊傳云管子進曰君何求何休注云桓公卒不能應管仲進為言之也齊强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索隱曰齊魯隣接今齊數侵魯魯之城壞即壓近齊之境也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索隱曰倍音佩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又複揖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其後百

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趙肯反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索隱曰專字亦作剸音同左傳作鱄設諸也理志臨淮有堂邑縣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員言伐楚欲自為報私讎也非能為吳吳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索隱曰言其將有內難弑君之志且對外事生文吳世家作知光有他志也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索隱曰餘音亡葛反公羊作餘末次曰夷昧索隱曰昧音亡葛反公羊作餘末次曰季子札

茅坤曰先直言子胥知光欲殺僚後乃言其故又直敘下不言初

余有丁曰外事謂伐楚王維楨曰光之父以下却逆序光有內志之由變化顛倒不拘常法

閱如霧日只三句包盡多少

（賈王世貞曰凡劍俠經訓所不載其大要出莊周氏越絕吳越春秋或以為寓言之雄耳至於太史公之論慶卿也曰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則意以為真有之不然以項王之武喑嗚叱咤千人皆廢而乃曰無成哉夫習劍者先王之僇民也然而狙擊秦皇之遺伏之奸天下所不能誅之於司敗而一夫乃得志焉如專諸者亦僅其

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于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昧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為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接）索隱曰春秋昭二十六年楚子居本是也吳世家云十二年此云九年並誤據表及左傳合在僚之十一年也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灊（索隱曰屬音燭二子僚之弟也左傳作掩餘屬庸掩蓋義同屬燭字相亂耳事在魯昭二十七年地理志廬江有灊縣天柱山在南杜預左傳注云灊楚邑在廬江

粗耳斯亦為可畫六縣西南○正義曰灊故城廢其說然歆快天下之志司敗不能請而請之一夫君子亦可以觀世矣在壽州霍山縣東二百步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索隱曰左傳直云王可殺也母老子弱是無故云無奈我何太史公採其意且據上文因復加以兩弟將兵外困之辭而服虔杜預見左氏下文云我爾身也以其子為卿遂彊解是無如我何猶言我無若是謂專諸欲以老弱託光義非允愜王肅之說亦依史記也）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

董份曰見專諸能于陳設中刺僚

閔如霖曰王僚兵衛之盛若是而卒不免所以形容專諸之善刺非他人所能也

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徐廣曰窟一作空○索隱曰僚之十二年夏也吳系家以爲十三年非也左氏經傳唯言夏四月公羊穀梁無其文此與吳杀家皆稱丙子當有所據不知出何書左傳云伏甲士於窟室杜預謂而掘地爲室也所以下文云出其伏甲以攻王橫寫專諸

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鈹。音披○索隱曰兵器也劉逵吳都賦注鈹兩刃小刀難下手處酒既酣公子光詳爲足疾入窟室中。索隱曰詳音陽爲如字左傳曰光僞足疾此之詳即僞也或讀爲音僞非也豈詳僞重言耶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徐廣曰炙一作炮○正義曰炙者夜反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索隱曰刺音七賜反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

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爲王是爲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爲上卿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徐廣曰闔閭元年至三晉滅智伯六十二年豫讓一作襄

豫讓者晉人也。索隱曰案此傳所說皆約戰國策文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索隱曰案左傳范氏謂昭子吉射也自士會食邑於范因爲范氏中行氏中行文子荀寅也自荀林父將中行後因以官爲氏去而事智伯。索隱曰案智伯襄子荀瑤也襄子林父弟荀首之後范中行智伯事已具趙系家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索隱曰謂初以

陸瑞家曰智伯平生無一長可取然亦能得豫讓按無所知名便是以衆人遇我甚尊寵之即所謂国士遇之者爲下文讓言張本

董份曰飲器決非盛酒死骨人所諱者何以酒乎蓋深怨而歷之為溲器耳

○皇世貞曰此傳直其友識之不言其友為何人呂氏春秋則云趙襄挫於圍中至於梁馬邯不肯進青笄為參乘襄子令往視梁下豫讓却佯寢為死人叱青笄曰去長者吾且有事青笄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為大事而吾言之是失相與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人臣之道如我者唯死為可乃自殺然則豫讓又自有友蓋不減俎賡也

酒灌後又率韓魏水灌晉陽城不沒者三板故怨深也漆其頭以為飲器索隱日案大宛傳云匈奴破月支王以其頭為飲器裴駰氏注云飲器椑檻也晉灼曰飲器虎子也皆非椑檻所以盛酒耳非用飲者晉氏以為褻器者以韓子呂氏春秋並云襄子漆智伯頭為溲杯故也○正義曰酒器也每賓會設之豫讓遁逃山中曰嗟示恨深也按諸先儒說恐非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厠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厠心動執問塗厠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為報仇此

第坤曰襄子斯言也有君人之度矣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索隱曰卒音足律反居頃之豫讓

按國策云讓變其容為乞食人其妻曰狀貌不似吾夫何以音之甚相類也讓遂吞炭以變其音也

董份曰妻不識而友識者妻熟其形友知其心耳然此非心知之友則讓亦必不以謀告之

又漆身為厲音賴○索隱曰賴惡瘡病也凡漆有毒近之多患瘡腫若賴病然故豫讓以漆塗身令其若癩耳然厲賴聲相近古多假厲為賴今之癩字從病故楚有賴鄉亦作厲字也戰國策亦作厲吞炭為啞索隱曰啞音烏雅反謂瘖病戰國策云漆身為厲滅鬚去眉以變其容為乞食人其妻曰狀貌不似吾夫何其音之甚相類也豫遂吞炭以變其音也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為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為所欲顧不易邪索隱曰欲謂因得殺襄子顧反也耶不定之辭反不易耶言其易也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

茅坤曰豫讓心甚苦故其言甚悲何孟春曰柱厲叔欲莒敖公之難曰君將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豫讓報智伯之仇曰吾將以媿天下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舍生取義二臣之節可尚矣而必曰將以醜將以愧非賢者之言也茅坤曰非豫讓無此光景非太史公不能寫此光景

方苞儒曰讓既自謂智伯待以国士矣国士済国之事

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為者極難耳索隱曰劉氏云謂今為厲亞也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索隱曰言寧為厲而自刑不可求事襄子而行殺則恐傷人臣之義而近賊非忠也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正義曰汾橋下架水在并州晉陽縣東一里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為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效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索隱曰戰國策云衣盡出血襄子廻車車輪未周而亡此不言衣出血者太史公恐涉怪妄故也當伯請地之日為讓者正宜力諫之諫而終不從則應箭蒐之之後其伏劍之死亡于是日伯雖頑冥庶幾或一悟也讓於此時曾无一語待伯既死乃不勝悻悻自附于刺客之流国士之報豈若是耶何孟春曰士之為士其自立必有非人所能奪者讓視二主之所遇而為之报未見其能自立也我誠国士也彼不我知若何事之既事之其可苟焉去就當彼国士之遇而不能先事已其乱救其亡何以當其所遇哉皆不可以言士

金履祥曰智伯雖滅亡死後然如開如寬尚擄色未下也以讓之勇豈不足以與復智伯哉而預死于刺客之靡耶邵子云死事易成事難若讓者可謂能死事而已

按此段全用国策

按聶政之事乃嚴遂而紀哀侯乃韓嚴故大史公削去策中併中哀侯一段

按政一刺客之流然知愛親敬姊故太史公次其事首以母姊二字作骨始辭略之耳

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殮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爲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自三晉滅智伯至殺俠累五十七年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索隱曰地理志河內有軹縣深井軹縣之里名也○正義曰在懷州濟源縣南三十里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爲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索隱曰高誘云嚴遂字仲子案表聶政殺俠累在列侯三年列侯生文侯文侯生哀侯凡更三代哀侯六年爲韓嚴所殺今言仲子事哀侯恐非其實且太史公闕疑傳疑聞信傳信事難的據欲使兩存故表傳各異也與韓相俠累有郤索隱國策俠累名傀也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奉韓傀之過韓傀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敕辭是有郤之由也嚴仲子者以老母在也繼從仲子者以老母亡也終皮面決眼者慮禍及姊也通篇只以母姊纏綿者其孝友未歸仲子知人極得要領非太史公筆力政之心事孰能表暴至此

第坤曰兩固字有主色

光緒曰夫人一作大人蓋古父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徐廣曰一作暢○索隱曰案戰國策作觴近爲得也○正義曰數色更反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此芮反○索隱曰毳氏音脆二義相通也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爲夫人麤糲之費

母皆可稱大人涉將就誅與母訣曰大人割不忍之愛是也

王鏊曰卒備賓主之礼而去政固已心許之

唐順之曰收此一段乃見聶政心事

董份曰此數言戰国策一芽文字也不知當時屠者亦

正義曰獨酒麤米也脫粟也韋昭云古者名男子爲文夫尊大姐爲夫人漢書宣元王傳王遇夫人益謂爲夫人乞骸去按夫人憲王外祖母古詩云三日斷五疋夫人故言遲是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堅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索隱曰言其心志與身本應高潔今乃卑下其志屈辱其身論語孔子謂柳下惠降志辱身是也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索隱曰禮記云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正義曰古者相聚汲水有物便賣因成市故云市井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

鮮作此語

光緒曰楊廉夫以聶政為忠孝而重惜其一死之輕于人不得為仁人義士余依譬其不然未有忠孝而不得為仁人義士亦未有不得為仁人義士而得為忠孝者弇州山人有詩云厥仲怒韓相避之軹深里頑昏屠酤間聶生為知己百金何當道片言殺心起老母既以屬為君報睚眦闌入白刃林瞥然刺俠累皮面不可跡次

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

以存其姊人間捐生士殉名安足齒嗟ミ政之人品於是定矣

董份曰刺客傳如聶政獨行杖劍至韓即一言可見其氣如荊卿歌易水之上就車不顧只此時懦士生色又曰直入奮擊頃刻事成雖亾其身勇亦著矣

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索隱曰高誘云韓都潁川陽翟衛都東郡濮陽故曰相去不甚遠也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索隱曰戰國策作無生情言所將多或生異情故語泄此云生得言將人多往殺俠累後有被生擒而事泄亦俱通也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讎徐廣曰一作難○索隱曰戰國策譙周亦同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徐廣曰韓列侯三年三月盜殺韓相俠累俠累名傀戰國策曰有東孟之會又云聶政刺韓傀兼中京侯○索隱曰戰國策云政直入上階刺韓傀傀走而抱

王莽曰大史公傳刺客不得不鋪張之而于年表則書盜殺韓相俠累獨得春秋筆法

劉黃裳曰皮讀作抉

芳坤曰兩莫知處思致極工

刘辰翁曰聞人有刺韓相四句語甚嚴仲子知吾弟一句斷之斬截之甚又繼以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緩急起伏宛然當時氣象

按此處鎔化国策文自豪爽

鮑彪曰姊榮之哀疾聶政刺之兼中疾高誘云東孟地名也此處不露主意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之而于年表則書盜殺韓相俠累獨得春秋筆法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索隱曰皮面謂以刀刺其面皮欲令人不識決眼謂出其眼睛戰國策作抉眼此決亦通音烏穴反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正義曰暴蒲酷反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榮一作嫈○索隱曰榮其姊名也戰國策無榮字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尸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索隱曰劉氏云煩冤愁苦也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憲謂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

死蓋兄弟之義國策述其言以為不愛身以揚弟之名而說者徒知論名而不及義此皆戰國之習也史記云何政知姊死濡忍之志不重暴骨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於韓市亦未必敢以身許仲子也列女傳云荣仁而有勇不怯死以滅名詩云死喪之威兄弟孔懷此之謂也愚謂子長得政之情予政得荣之志然一則曰列其名一則曰不滅名狹未免世俗之失也（增）袁黃曰士固為知己者死與上士固為知己者用同

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荣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汚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爲老母幸無恙索隱曰爾雅云恙憂也楚詞云還及吾君之無恙風俗通云恙病也凡人相見及通書皆云無恙又易傳云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蟲至也善食人心俗悉患之故相勞云無恙恙非病也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之中索隱曰案察謂覘察有志行乃舉之劉氏云察猶選也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爲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徐廣曰恐其姊從坐而死（增）袁黃曰士固為知己者死與上士固為知己者用同猶復也爲人報讎死乃自以妾故復自刑其身令人不識也從音蹤古字少假借故無足旁而徐氏

贈

董份曰政犹春秋聞刺客常事然以謂烈若姊則尤奇故叙次其事令人撫劍千數千年之下犹若欲唾者

余有丁曰自鄉使而下四句一氣不可斷謂政知其姊必如此未必以身許仲子也

茅坤曰此一轉有餘音嫋嫋態

鮑彪曰人之居世不可不知人亦不可妄為人知也遂惟知政故得行其志惜乎遂褊褊狷細人耳政不幸謬為所知故死于是

以爲從坐非也劉氏亦音足松反○正義曰車直龍反自刑作刑說文云刑剄也按重猶憂惜也李以絕其蹤迹其姊妾云云爲已隱誤矣妾其奈何畏殁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及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政心事）索隱曰濡潤也人性濕潤則能舍忍故云濡忍若勇躁則必輕死也重難並如字重猶惜也言不惜暴骸之爲難也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荊軻之事（婦重於成仲子）徐廣曰聶政至荊軻百七十年

使其受知明主矣將相則其所成就豈不有万万于此者乎哀哉

姿約言曰荊軻叙傳歷ヒ如在目前詞意嚴密慷慨無辜髣髴遺恨

按此傳叙燕多慷慨之士因荊卿而波及田光樊於期高漸離輩其一特意氣所激而成風歟

李廷机曰余平生酷好荊軻傳非特慕其奇峻亦喜子長善於模寫也清宵籟靜展卷讀之擊節酸鼻甚悲

爾○索隱曰徐廣據六國年表而言則謂此傳率略而言二百餘年亦當時爲不能細也○正義曰按年表從始皇二十三年至韓景侯三百七十年若至哀侯六年六百四十三年也

荊軻者衛人也爲余道之則此傳雖約戰國策而亦別記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索隱曰軻先齊人齊有慶氏則或本姓慶春秋慶封其後改姓賀此亦至衛而改姓慶爾荊慶聲相近故隨在異聞

索隱曰按贊論稱公孫季功董生樊於期高漸離輩其一特意氣所激而成風歟

李廷机曰余平生酷好荊軻傳非特慕其奇峻亦喜子長善於模寫也清宵籟靜展卷讀之擊節酸鼻甚悲

荊卿荊卿好讀書擊劍呂氏劍技曰持短入長倏忽從橫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正義曰懷州河內縣荊軻嘗游過榆次正義曰并州縣也與蓋聶論劍索隱曰蓋音古臘反蓋姓聶名蓋聶怒而目

此筑者

按此以行文而叙事

茅坤曰太史公摹寫荊軻怯處與藺相如韓信同

按太史公次荊卿之刺秦王也既先以盍聶曾勾踐之短卿者發端而未復結以魯勾踐之言曰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則其不滿荊卿之意可想見矣

之荊軻出人或言復召荊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荊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索隱曰攝猶整也謂不稱已意因怒視以攝整之也○正義曰攝猶視也荊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荊軻博爭道索隱曰魯姓句踐名也與越王同或有意義俗本踐作賤非也魯句踐怒而叱之荊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荊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如字○正義曰音子廉反荊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於市中

茅坤曰無故之樂無故之悲無限深情令人斷腸

王世貞曰太史公稱其為人智深而勇沈有味乎言之也凡智不深則非智勇不沈則非勇深所以藏智而出之使不測沈所以養勇而發之使必遂

曾鞏曰按目之而去叱之而迹去此可見其沈深也鞠武之荐田光曰其為人智深而勇沉則田光固以沈深而後能知荊軻也善待荊軻有以哉

按全以問答代叙事

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荊軻雖游於酒人乎徐廣曰飲酒之人然其為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索隱曰鞠音麴又如字人姓名

梁大經曰苗劉之亂張魏公設李勤王之師一夕徹坐從者皆寢忽一人待刃立燭後公知為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牢忍害忠義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耳公問欲金帛乎吠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俺而不答遂去明日公命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奸細公後嘗於河北物色之不可得此又賢於鉏也

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殽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正義曰以北謂燕國也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批音白結反索隱曰批謂觸之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索隱曰凡人寒甚則心戰恐懼亦戰今以懼譬寒言可為心戰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索隱曰振

廣矣說謂世間無奇男子乎若太史公所傳刺客視此何如

（槽）張洲曰約三晉連齊楚謀匈奴是合從之遺意可以緩亡不可以救亡字常雜今言然至此時雖有智勇亦難為功必無幸矣曠日弥久猶有国焉一憤之不勝而目暮不保毋為歆存国哉直自快耳

救也言禍大而不可救也（索隱）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索隱曰戰國策購作講講和也今讀為燕構同媾合也漢文構諸兩國與匈奴連和購於秦也）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正義曰惛音昏）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

董份曰鞠武可謂知言而丹不納宜速禍也

（槽）李廷機曰田光荊軻樊於期高漸離皆激烈士何其巧相值也

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鷙鳥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為導跪而蔽席（徐廣曰蔽一作揆一作拔索隱曰蔽音疋結反蔽猶拂也）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

（索此引入田光）

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正義曰燕太子云田光荅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脽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荊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荊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正義曰俛音俯僂行見荊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遠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荊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荊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誡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荊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索隱曰案無父稱孤時燕王尚在而丹稱孤者或記者失辭或諸侯嫡子時亦僭稱孤也又劉向云

按烈士傳云燕丹使田光往候荊軻值其醉唾其耳中軻怒曰此出口入耳之言必大事也則往見光

荀卿曰立氣勢

作成福結私交以立強求也者謂之俠

按此敘語言并見敘事

高誼曰其死非爲泄實欲勉軻使死之耳

曹黃洪憲曰當燕丹時內無強力外無與援而以區區當秦勢之秦此謂知抵泰山者也故則秦王亦亡不刺亦亡故則秦王非力計也夫烏附五石非長生之藥也即有寒疝之疾中于關毆則烏附用危難詎有效則五石用寄死耳皇萬一共效之故人有死疾則烏附五石不可察當丹之時垂絕之国則荊軻未可非也

曹趙恒曰刼字當看是丹之本謀後必欲生刼之二字相顧不但欲其反慈侵也且欲其悉反諸侯侵也

丹燕王喜之太子

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以重利

索隱曰闚視也言以利誘之也

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荊卿留意焉久之荊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荊卿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

索隱曰燕太子曰軻與太子遊東宮池軻拾瓦投龜太子捧金丸進之又共乘千里馬軻曰馬肝美即殺馬進肝太子與樊將軍置酒於華陽臺出美人能鼓琴軻曰好手也斷以玉盤盛之軻曰太子遇軻甚厚是也久之荊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荊軻

茅坤曰燕太子之計抽矣而謀荊軻已無一言為太子謀固知軻非国士也顧秦舞陽一吠稍有志士輕生之風耳

茅坤曰荊軻不逮專政遠甚無改之辭仲子也以百金荊卿則恣于車騎美女之間矣

曰秦兵日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徐廣曰方城縣有督亢亭駰案劉向別錄曰督亢膏腴之地。索隱曰地理志廣陽国有薊縣司馬彪郡国志曰薊縣方城有督亢亭徐說是也。正義曰督亢坡在幽州范陽縣東南十里今固安縣南有督亢陌幽州南界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柰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柰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匈徐廣曰揕音張鴆切一作抗。索隱曰揕謂以劍刺其胷也抗音苦浪反言抗拒也其義非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搤腕而進曰徐廣曰搤一作指。索隱曰搤音烏革反扼音烏亂反字書作搤掌後曰腕勇者奮厲必先以左手扼右腕也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索隱曰切齒齒相磨切也爾雅曰治骨曰

趙恒曰前云天樊將軍字內於天下云云此云樊將軍窮困來歸太子丹意氣不九可見此所以能得荆軻也豈淚淮陰等人可比哉淮陰鉸鏈離財當見淮陰傳

茅坤曰荆軻請樊於期頭一節最爲謂非人情也當特必軻与太子陰取之而好事者飾前或載国策於節者爲之也

董份曰欲輕易得人一頭其來語如是不容人不刻骨而伏劍也

董份曰叙匕首綫上亦惜荊卿之虛弃也

重份曰以十三歲之童子以輔行卿亦跛矣按卿既欲有所待奏刃迺强之使行而卿亦竟從其髮圖奉如

切腐音輔腐亦爛也猶今人事不可忍云腐爛然皆奮怒之意乃令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徐廣曰徐一作陳○索隱曰徐姓夫人名索隱曰焠染也音忽瀆反謂以毒藥染劍鍔也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言以匕首試人人血出足以沾濡絲縷便立死也乃裝爲遣荊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暴桀接上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索隱曰忤者逆也音五故反不敢逆視言人畏之甚也乃令秦舞陽爲副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

是姿得失取敗乎光緒云按屠隆荊軻歌云荊卿薄舞陽七首徠秋霜敘氣衝寒日悲風下大荒綉柱猶堪莖金屏不可防無覩飲恨沒秦皇遂年芳此歌亦甚慷慨得荊卿之致

芽坤曰何等墓寫何等風神

董份曰觀此景象千載猶令人悲憤

圖地形訓云亦徵爲南蓋悲者應劭云筑似琴而大頭安絃以竹擊之故名

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荊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荊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正義曰易水在幽州歸義縣界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正義曰徵知雅反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荊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

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正義曰劉云設交物大備卽謂九賓不得以周禮九賓義爲釋見燕使者咸陽宮正義曰三輔皇圖云秦始兼天下都咸陽因北陵營宮殿則紫宮象帝宮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橋南度以法牽牛也荊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索隱曰匣音戶甲反匣亦函也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

曾李廷机曰宋人有以勇名於其里者里之人莫敢近視一渡河遇虎負其子俱咆哮嚙要牛腰若將噬之彼勇者匍匐駭視不敢出一息里人曰何今

者汝怯也則曰吾勇吾里也何虎之能敵史遷称武陽在燕殺人人不敢忤視繩入秦便色變震恐其不爲勇於里也者哉希謀国事而蓮無知小子不亡何待

芳坤曰一時倉卒之變摹寫殆盡

之荊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索隱曰室謂鞘也○正義曰燕太子云左手揕其胷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裂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王於是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荊軻奪袖超屏風逐之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荊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

光曰提擿也文帝提兵太子語同此

王整曰至此猶舍笑之死也壯哉

郎中執兵皆陳殿下索隱曰諸郎中若今宿衛之官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荊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索隱曰且音即餘反以其所奉藥囊提荊軻也正義曰提姪帝反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索隱曰王劭云古者帶劍上長拔之不出室欲王推之於背令前短易拔故云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索隱曰擿與擲同古字耳音特益反不中中銅柱正義曰燕丹太子云荊軻拔匕首擲秦王決耳入銅柱火出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

董分曰方曹沫之劫桓公桓亦欲皆之矣以仲諫而止然齊之君臣欲以信義服天下故也若秦之狠詐其平居尚不能守誓約而況激之以怨怒雖生劫之彼其得雖而誅軻滅燕必矣軻之愚如此與丹同頑宜也茅坤曰不見秦舞陽下落亦太史公疎略處王世貞曰荊卿之笑下矣雖然燕亡不由也范雎之笑工矣雖然秦王不由也

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漢治血鐵論曰荊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尺八匕首不足恃也秦王操於不意列斷賁育者介匕尺之利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荊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

衍水中。索隱曰水名在遼東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於是秦遂太子丹荊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徐廣曰縣名也今屬鉅鹿。索隱曰欒布傳云賣庸於齊爲酒家人漢書作酒家保案謂庸作於酒家言可保信故云庸保鵶冠子曰伊尹酒保也徐注云宋子縣名屬鉅鹿者據地理志而知也。正義曰宋子故城在提州平賴縣北三十里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索隱曰謂主人家之左右也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索隱曰劉氏云謂主人翁也又韋昭云古名男子爲丈夫尊父姬爲丈人故漢書宣元六王傳所云丈人謂淮陽憲王外王母即張博母也故古詩云三三日斷五疋丈人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故言遲是也畏約無窮時。索隱曰約謂貧賤儉約既爲庸保常畏人故云畏約所以論語云不可與久處約也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徐廣曰互以爲客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矐音海各反。索隱曰一音角矐煙令失明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索隱曰案劉氏云以鉛爲筑中挺著筑中令重以擊人復進

光緒曰高漸離有此一筑而荊卿又與極善當時何不邀使入秦而竟剛以舂陽乎柳荊軻所謂待吾客與俱者即其人也

王維禎曰傳內蓋聶政句既高漸離田光聯武於期家喜賀夏無且九入人安置先後咸有脉絡不可缺一

董份曰以勾踐之言結傳未見軻之劒術未及不然當趨柱之時不能一決待既奏而擲之何其疎也

黄震曰太史公謂五人介然不欺其志愚謂惟豫讓為君報仇之志為可悲餘皆非人情也荆軻所交田光高漸離之流多慷慨輕生至今讀易水之歌使人悲慨軻視諸子材氣殆優焉雖然果何哉其所謂志而足称过

得近擧筑朴秦皇帝索隱曰朴音普卜反朴擊也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勾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劒之術也索隱曰案不講謂不論習之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索隱曰燕丹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許耳丹乃仰天歎烏頭即白馬亦生角風俗通及論衡皆有此說仍云旃門木烏生肉足也太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

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索隱曰較明也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索隱述贊曰曹沫盟柯返魯侵地專諸進炙定吳篡位彭章弟哭而報主塗廁刎頸申宛揉袖行事暴秦奪魄懦夫增氣

蘇子古史曰周衰禮義不明而小人奮身以犯上相夸以為賢孔子疾之齊豹以衛司寇殺衛侯之兄縶蔡公孫翩以大夫弒其君申春秋皆以盜書而不名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太史公傳刺客凡五人皆豹翩之類耳而其稱之不容口失春秋之義如荆軻刺秦始皇雖始皇以強暴失天下心聞者快之要以盜賊乘人主不意法不可長也至曹沫之事予以左氏攷之實非也莊公之禦齊沫問所以戰以小惠小信為不足恃惟忠為可以一戰沫蓋知義者也而肯以其身為刺客之用乎

王安石曰曹沫將而亾人之城又劫天下監主管仲曰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亾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于嚴仲子荊軻秦王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汙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楊維禎曰余讀豫讓傳後尤惜政重不幸知已子嚴仲子也政以身許仲子曾何異豫讓爲國士而委質于智氏之所知乎二子卒以刺客死而史氏遂以刺客錄豈不悲其遇知已如智氏與仲子乎虽然政孝義人也使生于鄒魯之邦加以聖賢之學背爲仲子輕役哉始以母在而保身毋卒而遂輕身許人以死烏乎身豈有二哉自非簡知明主身不得致而效之之所猶不可以不慎而況效非其所乎此余感政爲孝義人而重惜其一死之輕于人不得爲仁人義士守死之善道也

楊士奇曰諸侯弃甲兵之讐爲盟會之禮乃于登壇之後奮七首而劫國君賊天下之禮者非沫乎君臣之義有效無隕專諸感公子光之豢養而親刺刃于王僚賊天下之義者非諸乎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政纔終父母之喪遂殺身以爲仲子賊天下之仁者非政乎樂將軍以困窮歸燕丹軻說取其首以濟入秦之詐賊天下之信者非軻乎以賊禮賊義賊仁賊信之人並列于傳又從而嘆歎其志不亦繆哉豫子以不忘舊君殺身而不悔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乃引而置諸四子之間不亦薰蕕之共器乎

何孟春曰今之論讓者曰人惟無所爲而爲者其善必誠其忠必盡而讓非其人也讓不能知韓魏之必反無貴於讓知而不言非所以堅讓言而智伯弗聽則智伯之不過利祿之優異於范中行氏之遇讓也不過利祿之優異於范中行氏之所遇耳讓之爲之報讐之深此其義誠是

其心亦特不忘其利祿之優異而有激於義耳讓之言曰吾所爲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茲豈非爲名譽而爲善之人哉刺客傳讓吾無用議子長之失矣

史記評林卷八十六終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七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索隱曰地理志云汝南有上蔡縣云古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至十八代平侯徙新蔡二蔡皆屬汝南後二代至昭侯徙上蔡屬沛六國時爲楚地故曰楚上蔡也年少時爲郡小吏索隱曰郡一作鄉劉氏掌鄉內文書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

茅坤曰掇李斯傳傳斯本末特佐始皇定天下變法諸事僅十之三傳高所以亂天下而亡秦特十之七八太史公恁地看得亡秦者高所以釀高之亂者並由斯爲之此是太史公極用意文極得大体處至者讀李斯傳不必讀秦紀矣

王世貞曰孫卿李斯業師生而行人禽者也向歆學文子而人夷夏者也故曰有言者不必

有德

余有丁曰斯志在富貴故卒以敗使其知足當不為趙高所愚矣

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索隱曰言萬乘爭雄之時游說者可以立功成名當得典主事務也劉氏云游歷諸侯當覓彊主以事之於文紆迴非也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正義曰言秋時萬物成熟時今爭彊時亦說士成熟時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為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索隱曰禽鹿猶禽獸也言禽獸但知視肉而食之莊子及蘇子曰人而不學譬之視肉而食楊子法言曰人而不學如禽何言不假游說取榮貴即如禽獸徒有人面而能彊行也故詬莫大於卑賤。正義曰呼后反恥辱也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正義曰言譏世富貴惡其榮利自託於無為者非士人之情實力不能致此也

茅坤曰言小人失其幾事之會成大功者則不然

○索隱曰非者譏也所謂處士橫議之時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為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為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索隱曰胥人猶胥吏小人也去猶失也幾者動之微以言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小人不識動微之會故每失時也劉氏解幾為彊非也○正義曰胥相也幾謂察也言關東六國與秦相敵者君臣機密並有蝦蟆可成大功而遂忍之也成大功者在因蝦蟆而遂忍之。索隱曰言因諸侯有蝦蟆則忍心而翦除故我將說秦以八并天下也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為六國。秦之乘

按意而不急就即前得時無怠意李斯之自謀與為秦謀皆不外此一句

孫琳曰斯之本謀故挈而提之于此

勝役諸侯蓋六世矣正義曰秦孝公惠王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徐廣曰騷音掃○索隱曰言秦欲并天下若炊婦掃除竈上之不爭不足為難也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為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正義曰鄭國渠首起雍州虞陽縣西南二十五里自山邸瓠口為渠傍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以溉田又曰韓若秦兵而使水工鄭國間秦作注溉渠令費人工不東伐也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索隱曰一切者譬若刑刀之割一切為權時義亦未為得也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正義曰在始皇十年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索隱曰秦本紀云晉獻公以百里奚為秦穆公夫人媵於秦奚亡走宛楚鄙人執之是也○正義曰新序云百里奚楚宛人仕於虞虞亡入秦號五羖大夫也迎蹇叔於宋索隱曰秦紀又云百里奚謂穆公曰臣不如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穆公厚幣迎之以為上大夫今云於宋未詳所出○正義曰括地志云蹇

李奎曰李斯上秦始皇書論逐客起句便見實事最妙中間論物不出于秦而秦用之獨人才不出于秦而秦不用反覆議論痛快深得作文之法未易以人廢言也

樓昉曰此先秦古書也中間兩三節一反一覆一起一伏畧加轉換數个字而精神飲出意

思意明無限曲折變態誰謂文章之妙不在虛字助詞乎

坦曰斯文之工于年以來所絕少者

楊慎曰逐客書反覆議論組織龍藻而意切至

凌約言曰不引前代他国事只以秦之先為言切実動聽

對岐州人也時游求丕豹公孫支於晉索隱曰丕豹自晉奔宋故迎之於宋秦左氏傳有明文公孫支所謂子桑也是秦大夫而云自晉以來一本末覩其所出○正義曰括地志云公孫支岐州人游晉後歸秦此五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索隱曰秦本紀穆公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兼霸西戎此都言五子之功故云并國二十或易為十二誤也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索隱曰案惠王時張儀為相請伐韓下兵三川以臨二周司馬錯請伐蜀惠王從之果滅蜀後武王欲通車三川令甘茂拔宜陽令並云張儀者以儀為秦相雖錯滅蜀甘茂通三川皆歸功於相又三川是儀先請伐故也北收上

以用也白

離衡合從戰天下之民而血之非武也暴如虎悍如鷙禁繆容于卉灰刀鋸加于過語非仁也詆斥百家之書弃蠻先王之礼烈煽熾于秦蒼坑焚燔于秦毒非法也客之佐秦者以此禍秦者亦以此嗚呼客何以不負秦哉

高儀曰結一句便見逐客之非而下乃歸功于客此文之妙委曲有味未有不能入人者

凌約言曰語意已盡復總括上文而覆說之益見客之不可逐文字之有開闔如此

郡正義曰惠王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南取漢中正義曰惠王十二年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包九夷制鄢郢索隱曰九夷即屬楚之夷也鄢郢地理志南郡江陵縣云故楚郢都又宜城縣云故鄢也○正義曰夷謂并巴蜀收上郡取漢中伐義渠丹犂是也九夷本東夷九種此言者文體然也東據成皐之險府汜水縣也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徐廣曰華一作葉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索隱曰高誘注淮南云蠶食盡無餘也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正義曰昆

按此下意有三段文法三變
董份曰秦王性好侈大故廣以紛華進御宦色之美啓其心此善說之術也斯之陰詭逢迎二世之欲已兆于此矣

(眉)林希元曰只就逐客一事生枝生葉反覆頓伏有無限態度無限精神真秦漢間第一等文字

(眉)樓昉曰三段一意反覆而語不相沿盖見精神

光緒曰按王李

兩在于闐國東北四百里其岡出玉有隨和之寶正義曰括地志云濱山一名崑山二名斷蛇丘在隨州隨縣北二十五里說苑云昔隨侯行遇大蛇中斷疑其靈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去因號其處爲斷蛇丘歲餘蛇銜明珠徑寸絕白而有光因號隨珠卞和璧始皇以爲傳國璽也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見蘇秦傳乘纖離之馬徐廣曰纖離蒲稍皆駿馬名○索隱曰徐氏據孫卿子而爲說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鄭玄注月令云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廐索隱曰駃音決騠音提周書曰正北以駃騠爲獻廣雅云馬屬也郭景純注上林賦云生三日而超其母也江南金錫不爲用

士南人不可爲相亦云大物之產於南者多矣錦綺羅紈黃金珠璣象犀孔翠梗楠豫樟餘若禍苞竹箭山之珍海之鮑稻載而北人皆悅之賞之至於人才何獨不然爲北者留爲南者去可乎議論矣本諸此

(眉)徐中行曰按筝聲最悲王臺卿昧筝詩所謂惟有高秋月秦聲最可憐是也筝五絃筑身也今并凉二州筝形如瑟不知誰改王鑿曰以艷虞與鄭衛並說此戰國之習

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索隱曰下陳猶後列也晏子曰有二女願得入身於下陳是也第二段文一轉面反說三頂外面插女色又用倒不孝重疊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索隱曰宛音於阮反傳音附即隨珠也宛者謂以珠宛轉而裝其簪傳者以璣附而北人皆悅之賞之至於人才何獨不然爲北者留爲南者去可乎議論矣本諸此

(眉)徐中行曰按筝聲最悲王臺卿昧筝詩所謂惟有高秋月秦聲最可憐是也筝五絃筑身也今并凉二州筝形如瑟不知誰改王鑿曰以艷虞與鄭衛並說此戰國之習

阿縞之衣錦繡之飾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繒帛所出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徐廣曰隨俗一作修使○索隱曰謂閑雅變化而能隨俗也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眞秦之聲也索隱曰說文云甕汲缾也音於貢反缶瓦器也秦人鼓之以節樂缾音甫有反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索隱

樓昉曰三段一意反覆而語不相沿益見精神

董份曰反覆縱辯至此斷決有鳥獲賁育之力秦之氣也

吳寬曰詞語激切言有萬鈞之勢

曰昭作韶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資猶給也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他國得士而用之便成老賊者患耶藉音積夜反齎音子奚反說文云齎持遺也齎或為資義亦通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新序曰斯在逐中道上上諫書達始皇使人追不至驪邑已得還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主為皇帝以斯為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

羅大經曰觀李斯逐客之書則秦固以客興觀齊人松柏之歌則齊人又以客亡客何所不有哉在君所擇耳予思孟子荀卿子順不當時之客也如時君之不用何如用之則秦之客又何足道

茅坤曰斯之佐秦功業數言總盡于此

立子弟爲王功臣爲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三十四年嘗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臣青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寮隱曰重音逐用反重者再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繼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

董份曰謬紬二字乃太史公指蒯李斯心病處

何孟春曰商鞅在秦李公時論人不可參爲士人妨

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寮隱曰劉氏云前時國異政家殊俗人造私語莫辨其真今乃分別白黑也秦始皇并六國定天下海內共尊立一帝故云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爲師始皇可其議收天下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

秦燔戰至始皇遂有燔書坑儒之事史事蓋不獨出於李斯也荀卿論法後王在審其所貴其言曰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其徒李斯相秦事不師古而是古非今者有辟收其綱水之源乎

光緒曰按燔山詩云天下簡編焚毀盡玘橋依舊有遺書秦令盡歆收焚書愚天下而不知民不可愚也又云秦人本意愚黔首畢竟誰知是自愚

王鏊曰此處入諸親貴盛為三川守及荀卿之語以為後事

董份曰所知為宦何忍其之必徑上嗜酒明知人欲殺而復飲以防擒者也古今人陷必轍多矣讀之感歎

按此段與觀鼠臨刑二處著相首尾

皇帝同文書正義曰六國制令不同今令同之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為後東張張本索隱曰稅駕猶解駕言休息也李斯言已貴已極然未知向後吉凶止泊在何處也今日富貴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正義曰今沂州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正義曰上郡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五十里蒙恬為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辨士隱姓名遺秦將章邯書曰李斯為秦王政廢十七兄而立今王也然則二世是秦始皇第十八子此書在善文中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正義曰沙丘臺在邢州病甚令趙高為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為上在外崩無

樊噲預焦古人文章之善者曰善文

樊噲曰始皇病且薨當召大臣顧命而私令趙高為書授公子以撓亂此天之所以亡秦也

高誼曰直字下得感切可為人主慕年繼嗣不定之戒 董份曰秦滅六國定海內威服四夷其氣可為雄盛矣而孰知帷幄小豎如一趙高者乃足以亡秦乱天下所謂吳越起于輦轂禍故多生于隱微而伏于不測者也人君之御左右可不惧哉可不惧哉

眞太子故祕之置始皇居轀輬車中徐廣曰一百作轀車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轀輬車中可諸奏事如今發轜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文頡曰轀輬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之轀輬車也如淳曰轀輬車其形廣大有羽飾也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為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為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

董份曰觀二世此言猶似有人心者而卒以淫暴為亡國之主皆一宦官誤之也輔道幼主可不擇人哉

王維楨曰高其人面而鹿食耶安敢胡亥以此論

余有十日歷載趙高言于斯傳見同惡相濟也

故先儒陳氏注曲礼天王登假猶漢書稱大行行去声以其往而不返故曰大

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譾史記音隱牢顯反○索隱曰劉氏音將淺反則譾亦淺義古人語自有重輕所以文字有異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為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為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

行也

寄坤曰高必以蒙恬之隙纔能傾動李斯而使之叛
按連用五孰與句文法古朴

乎時乎間不及謀贏粮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
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爲子
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
喪會咸陽而立爲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
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矣
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亾國之言此非
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
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
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
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所役

斯之稱身與稱秦粮古本無

楊慎曰管事字亦古

董份曰人主待大臣手滑使宦者得以籍口矣可嘆

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
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
誅以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
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
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
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
士辯於心而訥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
此者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
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
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閭巷

布衣也。上幸擢爲丞相封爲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索隱曰斯言忠臣之節本不避死言已今日亦庶幾盡忠不避死也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索隱曰水搖者謂水泮而搖動也是春時而萬物皆生也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余有丁曰庶幾謂貪生幸利也董份曰庶幾者有他望也言忠臣不避死而幾他望也古幾字與冀同註經甚又曰孝子不勤勞而見危言孝子謹身事親不蹈危險也暗指胡亥

王應麟曰斷而敢行鬼神避之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秋霜降此戰国諸子之言而趙高誦之耳

吳寬曰斯到此一點特祿固宠之心為高所乱矣唐順之曰嘆鼠之情于此畢露

吾聞晉易太子正義曰謂廢申生立奚齊也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正義曰謂小白與公子糾身死爲戮紂殺親戚正義曰謂殺比干囚箕子不聽諫者國爲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爲謀索隱曰言我今日猶是人人道守順豈能爲逆謀也故曰安足爲謀也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爲寒心善者因禍爲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久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

（增）屠隆曰按李斯詐立胡亥陰紙扶蘇雖由趙高之奸實其私心所肯也蓋焚書坑儒斯議也扶蘇諫坑儒而居外斯必深念之以吏為師斯議也胡亥傳之以高李習法事數年斯必深欲之則斯心欲立亥不欲立穠亦彰明較著也彼其初難之不過飾說以欺高與天下耳其後扶蘇死而斯大喜真情其微露矣

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為以不得罷歸為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為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為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

（索隱皇本紀詐立胡亥陰紙扶蘇雖由趙高之奸實其私心所肯也蓋焚書坑儒斯議也扶蘇諫坑儒而居外斯必深念之以吏為師斯議也胡亥傳之以高李習法事數年斯必深欲之則斯心欲立亥不欲立穠亦彰明較著也彼其初難之不過飾說以欺高與天下耳其後扶蘇死而斯大喜真情其微露矣）

蘇軾曰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漢武始是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故為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

陳仁子曰宦寺以廢立之事持其君者鮮不為患昔豎牛殺嫡立庶而立叔孫昭子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數其罪而殺之仲尼以為不賞私勞不可觧也若趙高立二世而卒挾其恩以

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為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徐廣曰屬上郡○正義曰少蒙恬死之節陽周寧州羅川縣之邑也）

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為二世皇帝以趙高為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

殺二世視呂伋逆子釗之事何如也夫立君大事也不顧命大臣而聽之宦官其禍遲而大二世無弟子殺賢牛之勇李斯又無呂伋逆子釗之規反為所陷焉他日孫程以策立欺順帝王守澄以策立誤文宗皆自高始矣

董份曰小人所以動其君者以勢怵之以欲啓之焉得而不從也

余有丁曰此謂攬權者古今姦人未有不以是心其君也

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為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一世曰為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為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鞫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於咸陽市十公主矺於杜史記正義曰矺音貯格反○索隱曰矺音宅與磔同古今字異耳磔謂裂其支體而殺之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廄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不忠者

(增)黃洪憲曰按公子公主為胡亥所殺于興妻子又為項羽所殺實奏累世殺人之報也

王維禎曰骨肉自殘至若此可哀痛哉

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酈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斂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為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却李斯數欲諫間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徐廣曰采一名櫟一作柞○索隱曰

董份曰二世紀亦載此文而辭不同此太史公不及整頓處

穀薄也註非白

采木名即今之櫟木也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索隱曰粢音資糲音郎葛反粢者穄也糲者龍栗飯也藜藿之羹飯土塯土鉶徐廣曰塯一作槌鉶音刑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矣徐廣曰觳音學觳作觳推也○索隱曰爾雅云觳盡也言監門下人飯徹不盡此若徐氏云一作觳則字宜作較鄒氏音角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正義曰謂河之九曲別為隄防決渟水致之海徐廣曰致一作放而股無胈胈膚毛皮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

李斯曰堯禹之時二世曰秦始皇帝時

李斯列傳 十四

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已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奈何李斯子由爲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索隱曰督者察也察其罪責之以刑罰也督責之則臣

而後治世亂大臣持祿欲有侵免情狀俗密王鏊曰即此宜族矣

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索隱曰恣音資二反睢音呼季反恣睢猶放縱也謂肆情縱恣也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正義曰言有天下不能自縱恣督責乃勞身於天下若堯禹即以天下爲桎梏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

按督責之術莫過于申韓篇中牽引申韓為証皆以故字轉之文法變化錯綜可與逐客書並觀

董份曰是非顛倒若斯此書何待高之指鹿而後秦亡也

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賤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賤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爲尊賢者爲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爲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爲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索隱曰格彊悍也虜奴隸也言必也六字而三助語文益矯健謂古文少虛字可乎嚴整之家本無格悍奴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怒仲尼曰灰棄於衢必燔人必怒怒則鬬鬬則三族韓子云殷之法棄灰於衢者刑子貢以爲重問之正義曰棄灰於道者黥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

雖刑之可也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索隱曰尋常以言其少也庸人弗釋者謂庸人見則取之不釋以其罪輕也故下云罰不必行則庸人弗釋尋常是也鏸金百鎰盜跖不搏者索隱曰爾雅云鏸金在於地雖有盜跖之行亦不取者爲其財多而罪重也故下云搏必隨手刑盜跖不搏也搏猶攫也取也凡鳥翼擊物必轉足取攫故人取物亦云搏也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

墨按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言少也鏸斷作鎔鏸之鏸鏸金新鎔之金也

重文曰文字變化妙不可言

重文曰妙在轉解

李斯始相秦沙丘之謀中諫二世之後其初心豈至此哉勢至無如之何姑涸倍以免禍耳使二世克悟豈非後嗣之深戒哉文字亦絕妙

李斯列傳

季不輕犯也許慎曰樓季魏文侯之弟王孫子曰樓季之兄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詩云牂羊墳首毛傳曰牝曰牂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隃作踰塹之勢異也索隱曰隃峻也高也音七笑反塹音漸以言峭峻則難登故樓季難五丈之限平塹則易涉故跛牂牧於泰山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責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索隱曰舍猶廢也止也言為人主不能行聖人責之術則已廢止何為

康海曰苦言於明主即是正論

李坤曰斯待禍畏禍附二世之言至此詠死而族收之固也

勤身苦心為天下所役是何哉可不哀邪言其非也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開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炎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索隱曰拂音扶拂反摩音莫何反拂世言與世情乖戾摩俗言磨礪於俗使從己也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

王維翰曰斯李斯王之術于荀卿而用申商之術于秦何也

按此仍以申韓結載

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脩商君之法法脩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爲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爲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初趙高爲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徐廣曰通或宜作聰今坐朝廷讞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徐廣曰揆作撥也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

余有下曰兩載二世語見用斯說以亡秦不獨趙高也

茅坤曰以二比敘事亦太史公變調又曰看太史公十分詳趙高好惡總求摹寫李斯本末

董份曰秦之亡惟此教語耳禍害至是哉

按李斯以為言言高令二世不坐朝廷也

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為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發繇治阿房宮索隱曰房音旁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此眞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為君候上間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索隱曰謂以我幼故輕我也一云固我者以我為短小且固陋也於義為陳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徐廣曰公一作訟音私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觳抵優

余有下曰聲易陰疑于陽之疑言勢相近均敵也

重份曰陰取者布私惠于民陰得其心以竊国權也

曾李夢陽戲擬趙高答李斯書云二世使中車府令高按丞相斯獄李斯

俳之觀應劭曰戰國之時稍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用相奉示而秦更名曰角抵角者角材也抵者相抵觸也文穎曰案秦名此樂爲角抵兩相當角力角伎藝射御故曰角抵也駰案徽抵角抵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朞年遂劫其君田常爲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即弑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

乃從獄中上書陳七事趙高使吏弃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乃詐爲二世答書責斯曰賢丞相書所甚懸朕竊怪丞相忘其大而掇乎細拾毛瑣之行而遺大林之者也朕孟惑焉先王幸臣辭對皆立詩書仁義之效所以惑亦作起並音怡韓大夫弑其君悼公者然韓非子細拾毛瑣之行而遺大林之者其說非也

陛下不圖臣恐其爲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爲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脩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爲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

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爲韓安相也案隱曰玘亦作起並音怡韓大夫弑其君悼公者然韓非子細拾毛瑣之行而遺大林之者其說非也

四代至王安陛下不圖臣恐其爲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爲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脩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爲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

每句反上

所明也大行表未發輙背自立又矯吾親屬及大臣恭毒之出日雖不言於心独无恥乎一詔一令无不自丞相手出丞相乌朕則將矣如先王何如天下何往以私議下丞相〻乃曰堯禹以身徇天下是奚足法丞相不欲朕為齊禹則欲乌桀紂耶夫誅賊者不可與共國阿比者不足以存君丞相待始皇帝未所惑左右穿兵牆武殫天下則勤事四夷外內騷動丞相帀止也既勘六王丞相不以此時強諫按用息戈振百姓之急乃言治馳道臾遊觀以見主之淫意勸為已有抑未矣且前數事孰與丞相所自陳丞相何愛頃〻之迹而輕夫赫〻者也丞相治民三十餘年于茲矣關東盜賊大起其姦安在丞相子由三川守與盜通按驗且有狀君其告諸廷尉李斯覽書涕泣良久仰天喟然嘆曰嗟乎斯之死固晚矣遂服辞論具腰斬咸陽市

蒙坤曰自古以誅賊之言誅功臣未有不誣以謀反者

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王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為田常所為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囹圄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為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為阿房之宮賦斂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為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為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

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

董份曰伊載此書見與前所對書阿二世者大相反

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陝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脩甲兵飾政教官鬬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爲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彊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脩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刻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

按李斯所謂七罪乃自侈其極忠反言以數二世耳世知矯投扶蘇蒙恬以釀其君之暴其罪更有浮于此者

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斂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主效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爲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撠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爲反辭

光緒曰弇州山人詩李斯泣五刑實以倉鼠故不見三川守車馬輝衢路巧尽拙自來利往名蠲汚所以西山客居然一環堵録之以戒貪者

唐順之曰篇中反覆慨歎身世之感古云貧賤必慕富貴富貴必履危机信哉

揚慎曰卦之用字好吳越春秋亦有此句法

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罪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兎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爲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於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壻咸陽令閻樂劾不

光緒曰趙高劫二世意欲代其位耳而殿欲壞者三厥後相玄冥位登御床而地忽陷固知大位不可闇奸亦足落奸邪之膽

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羣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即因劫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羣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授之璽徐廣曰一本紀云子嬰授之璽秦劉氏云弟字誤當爲孫子嬰子嬰即位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

典本紀不合

光緒曰余每讀秦始皇紀及李斯傳至此始為之一快惜其夷族晚且不足謝天下萬分一也余有丁曰此傳詳秦事者所以罪斯之亾秦也

王鏊曰李斯極當

趙恒曰因瑕釁以輔始皇成帝業秦之成者斯之功也持爵祿之重云云廢嫡立疾秦之亡斯之罪也是斯市秦之功不足償其亡秦之罪也本末二字重廢嫡立疾罪威酷刑亡之本也斯之所諫其末耳倍諫乃以斯為極忠彼誅不察其本則謂斯帝秦之功為周召可也

按太史公贊李斯不能輔若否則且与周召列似于失言古史謂国破家滅非其不幸庶幾近之

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曰適音敵也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以組降軹道旁正義曰軹道在萬年縣東北十六里沛公因以屬吏項王至而斬之遂以亾天下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謀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效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索隱述贊曰鼠在所居人固擇地斯效智力功立名遂置酒咸陽人臣極位一夫誑惑變易神器國喪身誅本同末異

蘇子古史曰始皇以詐力兼天下志得意滿諱聞過失李斯燔書詩誦功德以成其氣至其晚節不可告語君老太子在外履危亂之機而莫敢以一言合其父子之親者雖始皇之暴非斯養之不至此也及其事二世知趙高之奸復倫合取容使高勢已成天下已亂乃欲力諫不亦晚乎至於國破家滅非不幸也

楊維禎曰趙高謀矯事所忌者斯一人耳其言曰不謀丞相事不成高請于斯斯既能以亾國之言絕之矣而又以其言慮不得懷通姦之印易其心而許之是殺蘇與恬者斯也誠使斯善度事機相亥以與高其事必敗孰與操其矯書以逆先誅高而

與恬立蘇也即高未誅潛以矯謀聞於蘇蘇可不死恬之殺高機上肉爾計不出此他日事皆決于高乃始上書高言罪吁嗟何及矣嗚呼秦愚天下而受其愚者李斯也斯愚秦君臣而受其愚者趙高也五刑具三族夷然後父子對哭而思東門狡兎之樂斯直愚人也哉

增

柯維騏設扶蘇自訟書云秦始皇崩沙丘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詐為始皇書賚上郡數長子扶蘇及將軍蒙恬罪並賜死扶蘇不敢復請乃為絕命書以獻曰臣聞勇者不避禍仁者不撓節況國聽于君家聽於親死生惟命誰能逃之臣以不肖干陛下重怒安抗必行之令祈必不可得之恩哉屬鏤在前扶蘇豈敢愛其死然事之本末不容不自明也臣少讀易至無妄哭邑之辭常疑其事乃今信其真有耳嗟乎嗟乎臣何辜而罹此禍耶夫父子之愛不可解于心者也自非反德悖道之人孰忍歆其親全令名而身共享安寧之慶哉是故過而幾諫勞而無怨此聖哲之懿訓生人之通道也臣雖愚闇竊聞斯義久矣夫人非堯舜孰能無過陛下信任之臣如李斯輩皆持祿容身莫敢匡諫臣為長嗣休戚同之關弓射人或談笑而道或涕泣而道何則親疏之係臣惟國家初定遠方黔首未集坑儒之慘臣惟國家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而諸儒誦法孔子皆繩以罪恐失天下心用是畧陳衷懷干冒威嚴不啻拂意見疏監兵上郡自離膝下于今三年瞻恋闕庭儼若咫尺切慮陛下輕萬乘之尊遠九重之宴巡遊天下西祀東封從吏之臣率以祈延壽命為詞殊不知川途險巇姦軌同隙供億日繁民怨胥作臣豈忍默而不言坐令變起蕭牆而荊棘生于朝也臣亦揣往事取憎強聒何補萬念先公穆公悔過自誓卒能顯名諸侯延休後嗣臣豈忍絕望于陛下哉嗚呼詎意竟以此獲罪耶詔書云臣與蒙恬將兵屯邊士卒多耗無天

寸之功乃反數上書誹謗以不得罷歸為太子日夜怨望嗚呼其亦弗諒之甚矣陛下混一宇内匈奴遠遁邊境晏然臣等憑籍威靈又何功之可樹若撫綏士卒將軍任耳臣受命監兵何乃吹毛而求疵也且夫懷寘安而厭險阻覬寵幸而嫌疎遠者常人之情也獲險阻而不辭處疎遠而不忘納君子善者臣子之義也臣輸忠行孝不蒙省察而槩以常情律之昔人云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臣誠有死而已夫復何言嗚呼古今以諫獲罪如比干剖心子胥湛身猶曰戚屬耳猶曰藠臣耳父兮生我何若是忍也若乃衛宣于伋實由瀆倫晉献于申生寔由嬖寵陛下無二者之溺而甘心焉此臣之所未喻也豈緘默者假誹謗之名以售諛歟陰謀者倡怨望之說以傾奪歟夫投杼之誤曾參不免臣賢不逮若人而譏者特衆陛下惡得而無猜也陛下試思之而詳察之倘有讒人交乱其間幸投之豺虎肆之市朝以雪臣寃更冀收臣骸骨埋之酈山之足庶幾陛下百歲後魂魄相依生雖弃捐死得密邇無所恨矣神迷氣短不知所云遂自殺胡亥得書喜以示斯高曰夫固已疑之幸矣哉其不復請也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七終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八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索隱曰驁音遨又鄒氏音五到反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驁爲秦將伐韓以下次蒙氏世功取城皋滎陽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驁攻趙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五年蒙驁攻魏取二十城作置東郡始皇七年蒙驁卒驁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嘗書獄典文學索隱曰謂恬嘗學獄法遂作獄官文學始皇二十三年蒙武爲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

茅坤曰通篇以客形主

王維禎曰序世系見蒙氏世將世有功不宜殺二兄弟

茅坤曰秦法以吏爲師名臣往往從書獄出

虜楚王蒙恬弟毅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爲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爲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正義曰謂雲及勝等州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至遼東徐廣曰南皆臨洮屬以下暗点蒙氏罪狀隴西○正義曰遼東郡在遼水東始皇築長城東至遼水西南至海之上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徐廣曰五原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遂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爲內謀名爲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趙

光緒曰按李冀軒王鳳州皆稱長城之役爲方世規未足以罪秦則恬亦未爲失也然既暴師十餘年輕百姓力復爲始皇通巡狩之道塹山堙谷千八百里而不能強諫此則蒙恬之失耳焉

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徐廣曰爲宦者○索隱曰劉氏云蓋其父犯宮刑妻子沒爲奴婢妻後對合所生子皆承趙姓並宮之故云兄弟生於隱宮也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爲中車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徐廣曰敦一作敏赦之復其官爵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正義曰九原郡今勝州連谷縣是直抵甘泉正義曰宮在雍州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並海上索隱曰並音白浪反北

按此突然插入趙高起家及其有罪一段所以著蒙氏之禍實本於此

茅坤曰讀蒙恬傳首尾詳趙高所以賊殺蒙氏本末此是太史公極力着意處

余有丁曰按蒙毅在沙丘謀高謀必不成還禱山川此天之亡秦也

趙屠隆曰趙高因為胡亥忠計一句太史公惡之詞音上文因有賊心句可見

走狼邪索隱曰走音奏走猶向也鄒氏音趨趨亦向義於字則乖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秘之羣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為已也因有賊心乃與丞相李斯少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為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吏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為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為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

董份曰子嬰此諫可謂甚正然尚觸高之忌則不免於虎口无以成討逆之功矣殆哉

楊慎曰子嬰知蒙恬之枉而能進諫後李能燭趙高之奸而討賊亦可謂夷矣生逢末世不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索隱曰愈一作俞俞即喻也音史謂知太子賢而喻久不立是不忠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聽而繫蒙毅於代正義曰今代州也因禱山川至代而繫之前已囚蒙恬於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為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

幸盍與劉諶曹髦同哀哉

黃洪憲曰觀此數語便識子嬰後來能了趙高事

按一遣曲宮乘傳之代令蒙毅一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此兩大扇法

謀士也而主欲一日棄去之臣竊以爲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徐廣曰一無此字）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鬬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爲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索隱曰曲姓宮名）令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爲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則臣少宦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索隱曰蒙毅言已少事始皇順旨蒙恩幸至始皇沒世可謂知上意也）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主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爲羞累先主之名願大夫爲慮焉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爲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爲不明以是籍於諸侯（索隱曰言惡聲狠籍布於諸國劉氏云諸侯皆記其惡於史籍非也）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唯大夫留心使者知

王維禎曰大夫指御史曲宮與其傳奏子王寬放之也

楊慎曰由此觀之百里奚亦不終信于秦秦真少恩哉繆之謚非美此又可證

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遂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為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

（曾徐中行曰觀蒙氏一則曰為累先王之名一則曰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有臣若此而自削之天之廢人固如此哉陳沂曰敘陳事而作新語此所謂太史公云）

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索隱曰參謂三卿伍卿五大夫欲參伍更議）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內陵之道也（徐廣曰亂一作辭）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關龍逄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身死則國亡（本作身死亡國）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索隱曰此故曰者必先志有此言蒙恬引之以成說也今不知出何書耳振者救也然語亦倒以言前人受諫可覺則其過乃可救也）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為萬民思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

（芳坤曰蒙恬分明知趙高所為而不敢訟特曰參而伍之無限哽咽　按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本結前意却又添出筆紂一段相對而以過可振諫可覺句双鎖之此文法變化之妙）

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一句結束且悲酸

凌約言曰白起之引劍自裁也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我詐而尽坑之是足以死与蒙恬之咎地脉同然實以叙其功耳

增趙恒曰以城塹萬餘里絕地脉以促秦亡為己罪而不知輕百姓力為罪觀恬地脉之說亦知秦祚之當不永矣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索隱述贊曰蒙氏秦將內史忠賢長城首築萬里安邊趙高矯制扶蘇死焉絕地何罪勞人是憊呼天欲訴三代良然

蘇子古史曰蒙氏為秦吞滅諸侯其所殘暴多矣子孫以無罪戮死此天意也恬以長城之役竭民力斷地脈自知當死而殺以忠信事上自計無罪死而不厭夫偷合取容咎亞李斯此其所以不免者哉然始皇病于琅邪使殺還禱山川至沙丘而崩使殺尚從則趙高李斯廢適之謀殆不能發嗚呼天之所廢人謀固無所復施耶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八終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九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索隱曰張耳吳芮勢侔楚漢位埒齊韓俱懷從沛之心咸享誓河之業爵在列侯之上家傳累代之基長沙既曰令終趙王亦謂善始並可列同世家焉

張耳者大梁人也索隱曰臣瓚云今陳留大梁城是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索隱曰晉灼曰命者名也謂脫名籍而逃崔浩曰亡無也命名也逃匿則削除名籍故以逃為亡命地理志外黃屬陳留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徐廣曰一云去其失亡也抵父客如淳曰父時故賓客○索隱曰如淳曰抵歸也音下禮反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為請決

引徐曰此篇以張耳陳餘之交為精神眼目故叙其始為刎頸交其後攻擊相殺處更工

按東坡遭至定國詩云西來故父客本此

余有了曰卒為請決乃父客為之註

誤

光緒曰去抵父客云者婦人謂嫁曰歸則視歸寧為客也下父客字疑衍必若註所云則方喪其夫遽去抵父之賓客何說且是女之擇夫必與凡女不同卒為請吳云者父為請之張耳如呂公請之沛公預為季冀籌妻是也

王經禎曰秦購求二人金有多寡此後成敗之別也太史公如此下句皆非謾語

嫁之張耳。索隱曰謂女請父客為決絕其夫而嫁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為外黃令。名由此益賢。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張晏曰苦陘漢章帝改曰漢昌。索隱曰地理志屬富人公乘氏中山。正義曰音邢邢州唐昌縣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為刎頸交。索隱曰崔浩云言要齊生死斷頸無悔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為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

捃拾也引持也失涉望佐也捕也又收也字

變姓名。俱之陳。為里監門以自食。張晏曰監門里正衛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徐廣曰一作攝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何等情懷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索隱曰案門者即餘耳也自以其名而號令里中詐更別求也陳涉起蘄。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披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為王。且夫監

臨天下諸將不爲王不可願將軍立爲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爲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兵衆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正義曰解紀賣反言天下諸侯見陳勝稱王王陳皆解墮不相從也陳涉不聽遂立爲王陳

瞻諸本

王維禎曰二人之見誠高情陳涉不用耳

余有丁曰按此首事第一妙策

按漢書註解謂雖敗其心也

餘乃復說陳王曰大王舉衆楚而西務在入關卡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桀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爲將軍邵騷爲護軍以張耳陳餘爲左右校尉陳涉世家敘戰產死守卒三千人北略趙地武臣等從白馬渡河索隱曰案酈食其云白馬之津則白馬津是渡處其地與黎陽對岸縣說之至諸縣說其豪桀曰鄧展曰至河北葉縣屬南陽郡秦爲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域南有五嶺之戍漢書音義曰嶺有五因以爲名在交阯界中也索隱曰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斯五嶺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漢書音義曰家家人出穀以箕斂之以供軍費財匱

倡読曰唱

按師古云張大楚王陳言張建大楚之国而王于陳也

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為怒人自為鬬各報其怨而攻其讎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桀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

光緒曰吊賀二意乃說士誇張常態所謂以言餌之者即客說靖郭君海大魚之類

按范陽少年未必有是謀也通既假之以恐范陽令復假之以悅武信君通亦辯士之雄哉

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漢書曰范陽令徐公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為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公之腹中者徐廣曰傳音敷李奇曰東方人以物插地皆為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為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

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為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卻蘇林曰戲地名卻兵退也○正義曰戲音羲出驪山又聞諸將為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策不以為將而以為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蘄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晉灼曰介音戛贊曰方言云介特也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趙後將軍毋失時時間不容息索隱曰以言舉事不可失時時機之迅速其間不容

凌約言曰怨陳王不用其策不以為將連四五意作三語如結証此叙事之妙

董份曰又不如者言陳王私其兄弟以為欲立趙後則不如兄弟也余有丁曰此語為

陳王言也言即兄禍陳王且立其兄弟或趙後不宗武臣也

董份曰按房君諫王賀趙即張良說高祖封齊意然而有應有不應者高祖之度足以包信而陳王之智不足以服兩人故也

一喘息頃也武臣乃聽之遂立為趙王以陳餘為大將軍張耳為右丞相邵騷為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黶略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為燕王徐廣曰九月也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間出為燕軍所得燕將因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如淳曰廝賤者也公羊傳曰廝役扈養韋昭曰析薪為廝炊烹為養晉灼曰以辭相告曰謝也○索隱曰謝其同舍中之人也漢書作舍人吾為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

董份曰秦卒奇甚太史公載之亦備至為御而歸想見其時亦為称快

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張晏曰言其不用兵革驅策而已也○索隱曰杖音文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卿相終箠音之委反已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徐廣曰平原君傳曰事成執右券以責也券契義同

投斷養卒欲求歸趙王乃逆推兩人未萌之欲以資其說兩人縱未必然然英雄謀國之常態實不外此以故其說得行而卒歸趙王如所云也

光緒曰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捧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余謂楚僕之出楚公子趙卒之歸趙王皆一時臨事之智下可及者

楊慎曰傳嘗患無奇此養卒甚奇又道逢趙王姊又出奉閒復何疊ㄈ也

耳滅燕易矣燕將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后邑索隱曰地理志云屬常山奉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人遺李良書不封張晏曰欲其漏泄君臣相疑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爲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請兵未其詳悉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李良望見以爲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爲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

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邵騷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耳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索隱曰案羈旅勢弱難以立功也獨有立六國趙王之後可以成功）乃求得趙歇（徐廣曰正月也音烏鎋反駰案張晏曰趙之苗裔）立為趙王居信都（徐廣曰後項羽改曰襄國）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

按客說張耳立趙後即耳餘勸陳涉立六國後也蓋欲激天下以攻秦須臾首天下以倡義耳

王維演曰以上並摹寫耳餘二人之

交以下並指悉其所為相殺處本末

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黶陳澤往讓陳餘曰（正義曰澤音釋）（覆前案刎頸交）始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為死苟必信（索隱曰刎頸交之事已說云）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為死苟必信（索隱曰茅坤曰兵必得筆勝而動秦兵之振憚天下也久矣當是時章邯王離以兩軍相為犄角其勢張而諸侯之兵壁其旁首衆並不敢前關且張敖以子壯父之雄亦從代來始逡巡觀望其間尚非項羽之比）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黶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

擁兵數十万而破釜沉舟以督戰鉅鹿之下則其解趙之圍與否未知何如也而迺欲以遽過餘可乎哉

芳坤曰鉅鹿之戰詳項羽本紀而此處獨詳餘所以不肯為助救鉅鹿處以通篇只欲摹寫兩人之交故精神獨注于此

按屬漢之沒秦軍餘安能欺天下耳目也耳不信兩數問之惡

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為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黶陳澤先嘗秦軍索隱曰崔浩云嘗猶試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徐廣曰三年十二月也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間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黶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黶陳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

在長為刎頸交哉

王鏊曰詳先後傳大略張耳先負陳餘

唐順之曰餘惟携張敖流涕而告之耳未必不釋也怏怏不勝能而推印解綬則過矣兩人者刎頸之交卒以相殺悲夫

按餘之脫解印綬豈果無志於功名而脫然長往者哉將以白其心之無他而欲已耳之刻責也不圖耳不能諒竟從客計耳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為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索隱曰望怨責也豈以臣為重去將哉索隱曰案重訓難也或云重惜也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索隱曰此辭出國語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正義曰言陳餘如廁還亦怨望張耳不讓其印遂趨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郤趙王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

心自絶於餘是兩人之交好不終為千古笑者耳先得罪於餘也遠後各以權勢相軋相傾則其罪均耳

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雅游韋昭曰雅素也○索隱曰鄭氏云雅故也韋昭云雅素然素亦故也雅游言慣游從故多為人所稱譽人多為之言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為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索隱曰地理志屬勃海○正義曰即以故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也南皮旁三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徐廣曰張都代縣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夏說說田榮曰正義曰上說音悅下武銳反項羽為天下宰

芳坤曰楚之王諸侯不平豈獨張耳陳餘哉而陳餘之客及陳餘自怒獨指及張耳以兩人冥深于生平之交故也此是太史公

点綴精神處

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為扞蔽田榮欲樹黨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奔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張晏曰漢王為布衣時嘗從張耳游而項羽又彊立我我欲之楚張晏曰羽既彊盛又為所立是以狐疑莫知所往也芓公曰文穎曰善說星者芓氏也○索隱曰天官書云齊芓公藝文志云一楚有芓公齊楚不同未知孰是劉歆七略云公名德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彊後必屬漢故耳奔漢徐廣曰二年十月也漢王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張耳謁漢王漢王厚

(補)王世貞曰張耳富貴數世多芓公力不然幾於垓下對泣烏江共斃矣

遇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爲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爲代王陳餘爲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傅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亦復覺張耳不久卽背漢漢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年十月斬陳餘泜水上徐廣曰在常山音遲一音丁禮反○索隱曰蘇林音祗晉灼音邸今俗呼此水則然案地理志音脂則蘇音爲得郭景純注山海經云泜水出常山中丘縣○正義曰在趙州贊皇縣界追殺趙王歇襄國漢立張耳爲趙王徐廣曰四年十一月駰案漢書四年夏漢五年張耳薨謚爲景王子敖嗣立爲趙王敖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爲趙王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祖韝如書者臂捍也徐廣曰韝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倨詈甚慢易之索隱曰崔浩云屈膝坐其形如箕趙相貫高趙午等數十人皆怒然則應前數十車客或宜言六十餘人故張耳客也生平爲氣乃怒曰吾王孱王也孟康曰音如潺湲之潺冀州人謂懦弱爲孱韋昭曰仁謹貌○索隱曰案服虔音鉏閑反弱小貌也小顏音仕連反說王曰夫天下豪桀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爲王殺

王雅禎曰按高祖二字乃崩後謚號作史者追稱之耳

司馬光曰高祖驕以失臣貫高很以亡国使貫高謀逆者高祖之過也使張敖亡国者貫高之罪也

之張敖齧其指出血。索隱曰案小顏云齧指以表至誠爲其約誓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豪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汙王爲乎。索隱曰漢書作汙蕭該音一故反說文云汙穢也今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索隱曰謂於柏人縣館舍壁中著人欲爲變也。○正義曰柏人故城在邢州柏人縣西北十二里即高祖宿處也要之置韋昭曰爲俱置也。索隱曰文穎云置人廁壁中以伺高祖也張晏云鑿壁空中令人止中也今按云置廁者置人於複壁中謂之置廁廁者隱廁

光緒曰獨身坐耳獨怒罵獨吾屬爲之獨五字爲之四獨字一脉貫高豪不辱氣象

董份曰敖所以得復国者由貫高之力然此念誠切自足以動鬼神也高祖字皆誤又曰漢初人質直而易亡如此

後正本置下有廁字漢書亦有廁字

之處因以爲言也亦音側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爲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轞車膠致。正義曰謂其車上著板四周如轞形膠密不得開送致京師也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王者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爲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徐廣曰丁劣反。○索隱曰案掇亦刺也漢書作刺蘖張晏

田汝成曰貫高首謀又其怨家所告詔書并捕及上言轞車膠致與王詣長安者高也乃言與客孟舒等自髡鉗從來何耶

董份曰篋輿仰視與芳若間於廡上如目前

云爇灼也說文云燒之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也應劭云以鐵刺之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瓚曰以私情相問）中大夫泄公曰（正義曰泄姓也史有泄私）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篋輿前（徐廣曰篋音鞭駒案韋昭曰輿如今輿牀人輿服虔云音編編竹木如今峻可以行○索隱曰服虔云音編編竹木如今峻筍者竹篋一名仰以糞除也何休注公羊筍音峻筍者竹篋一名編齊魯曰北名爲筍郭璞三蒼注云篋轝土器）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

（楊慎曰語側于古王維詩曰貫高之義不皆君高泄之仁下戮忠皆難事）（補陳懿典曰然字下又著泄公曰三字蓋既然之又言所以赦貫高之故尤侯曰此與田橫對使者詞意相類）（唐順之曰爲貫高始終如畫）

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願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本指所以爲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爲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脰遂死（韋昭曰脰咽也○索隱曰謂胡脈音十郎反蘇林云脰頸大脈也俗所蕭該或音下浪反斬語）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

以尚魯元故封爲宣平侯索隱曰韋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取崔浩云奉事公主小顏云尚配也易得尚干中行王弼亦以尚爲配恐非其義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爲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爲二千石張敖高后六年薨關中記曰張敖冢在安陵東○正義曰魯元公主墓在咸陽縣西北二十五里次東有張敖冢與公主同域又張耳墓在咸陽縣東三十三里子偃爲魯元王以母呂后女故呂后封爲魯元王索隱曰案謂偃以其母號而封也元王弱兄弟少及封張敖他姬子二人壽爲樂昌侯徐廣曰漢紀張酺傳曰張敖之子壽封樂昌侯食細陽之地陽鄉也侈爲信都侯高后崩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魯元王偃爲南宮侯續張氏張敖謚武侯張偃之孫有罪絕信都侯名侈樂昌侯名壽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厮役莫非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漢書音義曰貧賤時也在貧索隱曰葛洪要用字宛云然猶爾也謂相和同諾者何也謂然諾相信雖死不顧也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卿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索隱曰有本作私利交漢書作勢利交故廉頗傳云天下以市道交也君有勢則從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

劉辰翁曰豈碩聞哉謂豈待回碩通聞哉王韋曰按四相字有意漢書去相慕用相字失之矣王維禎曰太伯延陵始終以信不變无所利也不爲蛇足至班史曰勢利

之交古人差之蓋謂是矣較之豈非以利哉句文弱而贅矣

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太史公一篇本意

索隱述贊曰張耳陳餘天下豪俊忘年羇旅刎頸相信耳圍鉅鹿餘兵不進張既望深陳乃去卬勢利傾奪隙末成釁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九終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爲寧陵君索隱曰案彭越傳云魏豹魏王咎從弟眞魏後也晉灼云寧陵梁國縣也即今寧陵是秦滅魏遷咎爲家人陳勝之起王也正義曰王子放反咎往從之陳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爲魏王周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索隱曰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此取以爲說也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周市爲魏王而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爲魏

唐順之曰此文簡直

劉辰翁曰方亂時乃有諸侯乘却齊趙絕世如周市者借其權勢不及下然豈不高視諸車哉

王徐廣曰元年十二月也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正義曰故越在淄州高苑縣北二里魏王乃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索隱曰案項它楚將田巴齊將也○正義曰它徒多反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為其民約降約定咎自燒殺魏豹亡走楚徐廣曰二年六月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豹為魏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羽封諸侯欲有梁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正義曰今晉州為西魏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正義曰臨晉在同州朝邑縣界魏王豹

索隱曰魏咎子身與民可謂保全之矣全民以生全身以死雖然非正也不可以訓

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敗還至滎陽豹請歸視親病至國即絕河津畔漢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曰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若酈生說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索隱曰莊子云無異騏驥之馳過隙則謂馬也小顏云白駒謂日影也隙壁隙也以言速疾若日影過壁隙也今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擊虜豹於河東徐廣曰二年九月也傳詣滎陽以豹國為郡高祖本紀曰置三郡河東太原上黨郡詳項羽本紀陽楚圍之急周苛遂殺魏豹

楊循吉曰豹語似懷慨其說虜帝亦切當然何以就縛故庸人耳

彭越者昌邑人也正義曰漢武更山陽爲昌國有梁丘鄉梁丘故城在曹州城武縣東北三十三里字仲常漁鉅野澤中爲羣盜陳勝項梁之起少年或謂越曰諸豪桀相立畔秦仲可以來亦效之彭越曰兩龍方鬬且待之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爲長越謝曰臣不願與諸君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會後期者斬索隱曰旦日一日謂明朝日出時也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爲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乃令徒屬徒屬皆大驚畏越莫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碭北擊昌邑正義曰碭音唐即宋州碭山縣彭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將其衆居鉅野中收魏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彭越衆萬餘人毋所屬漢元年秋齊王田榮畔項王漢乃使人賜彭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楚命蕭公角將兵擊越正義曰蕭縣令楚縣令稱公角名勝越大破楚軍漢王二年春與魏王豹及諸侯東擊楚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黃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

按師古云兩龍謂秦與陳戰

爰約言曰展起羣盜亦必有以相服臣無一語次第其見矣

壇陳懿典曰此與穰苴之斬莊賈孫武之斬宮嬪事同

索隱曰決驟如羽之欲有梁地而故以分王魏王豹於河西也故棄彭越之請乎魏也而拜之爲魏相國以徇梁地

裴駰曰言是得力処在於楚對壘時越為游兵擊楚足称奇兵

王豹亦魏王咎從弟也。眞魏後。乃拜彭越為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索隱曰擅猶專也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復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正義曰滑州河上漢王三年。彭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於梁地。漢四年冬。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彭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正義曰睢陽宋州宋城也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城皐。正義曰河南府滎陽縣東北敗水是自東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復為楚。正義曰為千偽反彭越復下

越將其兵北走穀城。正義曰在齊州東阿縣東三十六里是漢五年秋。項王之南走陽夏。正義曰夏古雅反陳州太康縣也

茅坤曰彭越与楚兵共相狙於梁而楚亦疲而力分

被留侯所言誠大計也然二人族滅已根于此

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穀十餘萬斛。以給漢王食。漢王敗。使使召彭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為項籍所敗固陵。正義曰固陵名在陳州苑丘縣西北三十二里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為之奈何。留侯曰。齊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為魏相國。今豹死毋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與此兩國約。即勝楚。睢陽以北至穀城。正義曰從宋州以西曹濮汴滑並與彭越皆以王彭相國。從陳以東傅海。傅音附○正義曰從陳潁州北以東亳泗徐淮北之地東至海并淮南淮陰之邑盡與韓信韓信又先有

故齊舊地與齊王信齊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復得故邑君王能出捐此地許二人二人今可致即不能事未可知也於是漢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會垓下正義曰在亳州也遂破楚五年項籍已死春立彭越為梁王都定陶正義曰曹州六年朝陳九年皆來朝長安十年秋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至邯鄲徵兵梁王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為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王怒其大僕

欲斬之太僕亡奏漢告梁王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覺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張晏曰扈輒勸越反不聽而云反形已具有司非也贊曰扈輒勸越反而越不誅輒是反形已具請論如法上赦以為庶人傳處蜀青衣文穎曰青衣縣名在蜀瓚曰今漢嘉是也○索隱曰蘇林云縣名今為臨邛瓚說為是西至郿索隱曰地理志云郿屬京兆○正義曰華州逢呂后從長安來欲之雒陽道見彭王彭王為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雒陽呂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正義曰上唯季反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

黃震曰彭越有大功宜反意既以疑間掩捕論罪迁蜀青衣矣呂氏又詐使人告其反族之何忍哉

按越有不賞之功即有罪尤宜從輕矧非其罪而惟以呂后一言族之高帝其寡恩哉然帝征兵而越不至則越亦有以自取矣太史公贊韓信曰假令信率道謙讓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愚哉越也亦云

謀反廷尉王恬開奏請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國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正義曰言魏地濶千里如席卷舒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徐廣曰一作唼韓傳亦有喋血語也○索隱曰音牒喋猶踐也然敵踐血而行孝文紀喋血京師是也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索隱述贊曰魏豹兄弟因時而王豹後屬楚其國遂亡仲起昌邑歸漢外黃往來聲援再續軍糧徵兵不往菹醢何傷

楊慎曰此贊曲折意甚奇能言豪傑意中事取于衆人所不取亦其素意如此獨患無身耳五字極備雲蒸龍變又怪其度二字不可解意云度其故亮以此也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終